

成都俗语本字 24 例^①

周及徐^②

摘 要 举成都话中的俗语词 24 例，通过比较方言语音共时差异和历时差异的方法，根据语音对应规律，找出方言“本字”。

关键词 成都话；方言本字；汉语今音；汉语古音；历史比较

汉语方言众多，词语千差万别，理解它们有两点很重要。其一，语言/方言的继承性很强，方言中的词语，一般都不是今天才产生的，通常有很长的历史。方言词语通过音和义来传递。与

①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和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方言研究”（2015—2017）项目阶段成果。

② 作者简介：周及徐，四川师范大学语言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现代汉语方言。

它们伴行的文字，一部分由于年代久远而失传，一部分则是因为方言词多有“只说不写”的特点而失传。这就形成一部分方言词有音义而不知“本字”的情况。其二，汉语方言之间的联系很强，说到底，汉语各方言原是一家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分成了很多支脉，虽然各有特点，但是仍有密切的联系，在语音上形成对应关系。这就是语言学上所说的“谱系树”理论。从今天来看，方言词语的这种历史联系常常被遮蔽了，让我们看不见、理还乱。常见的干扰因素有语音的变化、词义的改变和文字的废替等等，尤其是语音的改变，使我们不认识历史上早就有这些词。我们常遇到方言中的一些词语，音和义都很清楚，但是不知道字该怎么写。这通常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可按词语的音和义在字书词典中正确地查到的一部分字。这些是音和义都保留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字词。只是书面语不常用，我们不知本字的写法。依音和义去查字典词书，可以解决。例如：成都话“把中药 [pi²] 出来”，查《汉语大词典》：“滗（滗，滗）bi，挡住渣滓把液体倒出来。”又例如：成都话“衣服破了个口子，把它 [liao¹] 起来”，查《汉语大词典》：“敝 liáo，缝缀；缝合。”章炳麟《新方言·释器》：“凡非绽裂而粗率缝之亦曰敝。”这个字的声调是阳平调第二声，而口语中 [liao¹] 是阴平调一声，从语音规律可知，来母 [l] 读阴平是个别例外的情况。这个词的音义与“敝”是符合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是这个字。只是对于那些比较生僻的字，要用大型词书，耐心去对比音义，往往可以找到。

第二，按词语的音义，在字书词典中根本查不到对应的词字。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古代字典词书失收这个词。二是我们还

没找到这个词的音义发展线索，不知它是从何变来的，所以找不到它原来的形式。例如成都菜肴名“鸡 [xa¹] 豆腐”，第二音节 [xa¹] 是“刨 [phao²]”的意思。此菜简单可口：油盐已热，大块豆腐下锅，乱铲刨烂，撒上葱花即成。[xa¹] 究竟原是哪一字呢？从语音演变规律，成都话的 [xa¹] 应在中古音麻韵开口清声晓母字。（成都话入归阳平，所以可不考虑入声韵的字。）可是在《广韵》和《集韵》中都找不到语音相应的字。这个 [xa¹] 可能是从“薹 [xa⁰]”变来的，在语流音变中，异化失去了元音韵尾。成都话有“薹刨”，指手不停地往自己跟前扒，与“鸡 [xa¹] 豆腐”的 [xa¹] 同义。总之，从来就没有这个词的情况是很少的，除非这个词是从别的语言外借而来的。方言词语的音不会无规则地变化。

第三，词语的语音在方言中起了变化，不能按语音在字典词书中正确地查到本字。这是因为我们的字典词书是按现代普通话语音编写的，方言词语不收或收得很少。少数的方言编有方言词典，但往往用同音字代替方言词语的本字，查到这个词也不知本字为何，同音替代字的特点是在意义上讲不通。例如：成都话“告一下”，指试一下的意思，词典也这样写^[1]，意义上不通，显然只是一个同音替代字。方言的语音变化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从方言词语与历史语音的语音对应规律，或者与普通话和其它方言的语音对应规律中找到方言的本字^[2]。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方言。找出方言词与历史语音的对应关系，或者同别的方言的词语的语音对应关系，这就是我们找出语音有变化的方言本字的方法。

这第三种情况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所谓“方言本字”不

是词源，一般是唐宋时期《广韵》或《集韵》里面的字。这是因为这两部字典收字多，而且注音释义清楚，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分辨词对应关系。特别是两书中的反切注音，除去了一般古文献中字音不明的缺点。词义的对应可宽，因为词义历经千年可有引伸。词音的对应则必严格，声、韵、调的对应一项都不能少，因为词音的演变是依循汉语语音规律的。少数不合规律的地方，必须说明特殊的原因，否则应当存疑。以上就是方言考本字的原则^[3]。本文以成都话方言词为例。成都话属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成渝话小片（即湖广话）。成都话与普通话语音的主要区别是：成都话所有翘舌声母读平舌音，部分鼻音声母（n-）与边音声母（l-）相混；成都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古入声字大部归入阳平调（第二调）；普通话韵母-ing、-eng 成都话为-in、-en。其余还有一些次要的区别，暂略。本文例字，除引用现代词书字典的例子用汉语拼音而外，其他方言例字一律用国际音标标音，外加“[]”。圆括号中的字表示替代本字的临时暂用的同音字。

下面的 24 例成都话词语，方言的语音虽然有了变化，但是根据纵向的历史语音关系或横向的方言语音对比，仍能确定其本字。前 21 例是与中古音或不同方言音的比较，后 3 例涉及上古汉语音。没有任何一个词是没有历史来源的。如果有，那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它的历史来源。

1. 把手（老）[lau³] 高点儿 成都话 [lau³]，向上举起，本字当是“撩”。《汉语大词典》：liāo 1. 掀起；揭起。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一：“手撩着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义同，音不同。《广韵》“撩，卢鸟切”。汉语语音史中，三等字的介音

一十是中古以后增生的，则“撩 [lau³]”音源自古音，意为向上举起。《说文解字》“撩，理也”（洛萧切），另一音义。

同声符号类推：与下三字声、韵、调俱同。（词例见《汉语大词典》）

(1) 潦 [lau³]，《广韵》卢皓切。雨水大貌。亦指雨后的大水。《礼记·曲礼上》：“水潦降，不献鱼鳖。”

(2) 僚 [lau³]，《集韵》鲁皓切。魏晋以来对分布于今四川、陕西、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四川俗语“乡巴佬”之“[lau³]”，当是此字。

(3) “僚僚” [lau³ lau³]，后写作“姥姥”，北方话外婆之称。

2. (母母) [mu³ mu²] 成都话对中老年妇女称“母母”，例如“刘母母”、“张母母”。本字当是“姥”。姥，《广韵》莫补切，上声姥韵。古义有“老妇的通称。”《晋书·王羲之传》：“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疑《红楼梦》中“刘姥姥”当音“刘母母”。“姥姥” [lau³ lau³]，本作“僚僚”，乃是北方话外婆之称，岂有地位尊荣的贾府上下皆称一村姬为“外婆”之理？称“姥姥” [mu³ mu³]，则为老妇通称，合于情理。

3. (高)笋 即茭笋，即北方人口语中之“茭白”。老成都话“茭笋”音读“高笋”。茭，《广韵》古肴切。肴韵二等字。西南官话见系二等字，多不腭化，即 [k-、khr-、x-] 在细音前不变为 [tɕ-、tɕhr-、ɕ-]，这是一条语音规律，四川话以读“鞋”为“孩 [xai²]”为人所熟知。以下五条词语的成都话读音，也都是这条规律造成的现象。

4. (告) [kau⁴] 一下 成都话即“试一下”。本字当为

“较”，《广韵·效韵》“古孝切”。古有“较量，比试本领/抗衡、较量”义。“告一下”即“较一下”。“较”效韵见母 [k-] 二等字，老成都话声母不腭化，语音规律同上。

5. 把钟（告）[kau⁴] 准 本字当为“校”，《广韵·效韵》“古孝切”。古有“计数，查点”义。成都话“把钟告准”，即“把钟校准”。“校”效韵见母 [k-] 二等字，老成都话声母不腭化，语音规律同上。

6. （告）花子 [kau⁴ xua¹ tsɿ] 字当为“教化子”，即乞丐。“教化”是教人施舍之意，即行乞，又指行乞的人。“教”《广韵·效韵》“古孝切”，效韵见母 [k-] 二等字，老成都话声母不腭化，语音规律同上。第二个字“化”字去声，紧接前一个去声字“教”之后，变调为阴平，所以读音为 [xua¹]（花）。

7. 地（告）[kau⁴] 成都话“地告”即地窖，又有“老告”（称酒），即老窖；又把“窖藏”叫做“告藏”。“窖”《广韵·效韵》“古孝切”，老成都话声母不腭化，语音规律同上。

8. 睡（告告）[kau⁴ kau¹] 老成都话“睡觉 [kau⁴]”即睡觉，今还保存在对小孩语中，后一“觉”字叠音变为阴平调。“觉”《广韵·效韵》“古孝切”，老成都话声母不腭化，语音规律同上。

又，“敲门”成都话说“[k^hau¹] 门”，“咬一口”成都话说“[ŋau³] 一口”，“解开”、“解刀”成都话说“[kai³] 开”、“[kai³] 刀”，“阶沿边”成都话说“[kai¹] 沿边”（误以为是“街沿边”），也都是西南官话见系二等字不腭化的现象。不过这些字的旧读音离我们还不太远，人们还分得清旧读的字的本来的写法。而上面的那些字就因为时间久远，就只知音义，不知本来

的字了。其实，都是同类的方言口语词语音滞后现象。我们这一代人，对“阶级斗争”这个词有很深的印象，这个词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都话的读音是 [kai¹ tɕie² təu⁴ tsəŋ¹]，“阶级”两个字的读音今天成都话已经变为 [tɕiai¹ tɕie²] 或者 [tɕie¹ tɕie²]，“阶”字声母由原来的 [k-] 变成了腭化的 [tɕ-]，韵母也向普通话靠拢了。

9. (彭彭) [p^hən¹] 椅 彭读阴平声，指有靠背的椅子。本字当为“凭凭椅”。凭，《广韵》扶冰切，平声蒸韵并母。上古即有“靠着”义。中古音 [biŋ] 平声，西南方言变为 [p^hən¹]，阴平送气，本当为阳平送气（客赣方言影响？）。成都话和南路话同音 [p^hən¹]。四川泸州话 [phong¹ phong¹] 椅，渠县话“不要 [phong¹] 在墙上”，曾撮舒声韵字读如通撮。

10. (板) [pan³] 命 又作“[扳]命”^[1]。成都话义为“全力挣扎”，字当为“拚命”。拚，《广韵·桓韵》“拌，弃也，俗作拚。普官切。”《广韵·缓韵》“拌，弃也，又音潘。”蒲旱切，上声并母。今读 [pan³]，仍是上声。豁出去；舍弃不顾。五代牛峤《菩萨蛮》词：“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汉语大词典）上句末字用仄声。后来写作“拼”，遂误读作 [pin¹]。

“拼 [pin¹]”是另一词，是“拼合”之义，“武松定睛看时，却是两个人，把虎皮缝做衣裳，紧紧拼在身上。”（《水浒传》第二回）与“拚 [pan³]”音义皆不同。

11. (拌) [pan⁴] 东西^[1] 成都话指故意摔坏物品。例：“我要把这个碗 [pan⁴] 了！”“我要把这个手表 [pan⁴] 了！”古有此词，字作“拌”。《方言》第十：“拌，弃也。楚凡挥弃物谓之拌。”《广韵·缓韵》“拌，弃也，蒲旱切，又音潘。”上声并

母，浊上变去，今成都话读 [pan⁴]，声韵调俱合。顺便提一下，今天成都话在内的湖广话，就是楚语之后，因为它是湖广移民带到四川来的^[5]。

12. (窘)[tɕioŋ¹] 起屁股 成都话意为“把腰身弯起”。“[tɕioŋ¹]”就是“躬”。《广韵·东韵》：“躬，居戎切。”东韵三等见母平声，当音“[tɕioŋ¹]”，文读[koŋ¹]声母不腭化，且脱去[-i]介音。成都话白读音保留了三等字的读法。

13. 惊(鸣)呐喊 成都话指人大呼小叫，有大惊小怪的意思。第二个字“鸣”意义不明。这与成都话的语音特点有关。本字当作“惊呼呐喊”[tɕin¹ fu¹ la² xan³]，“呼”成都话音[fu¹]，当[f-]处在前后音节的元音之间，发生清辅音浊化，而成为[vu¹]（成都话音同呜），音变为[tɕin¹ vu¹ la² xan³]。

14. 饭(蒲)[p^hu²]了 [p^hu²] 成都话指米饭或汤沸腾溢出。《汉语大词典》作“漚”，音[pu¹]。非本字。《说文解字·灞部》：“鬻，吹声沸也。从灞孛声。蒲没切。”段玉裁校作“炊釜鬻（沸）溢也。”段注：“今江苏俗谓火盛水鬻（沸）溢出为铺出，鬻之转语也，正当作鬻字。”依据“蒲没切”，并母没韵入声，成都话当音[pu²]，声调入归阳平，声母当不送气，例外地读了送气音。

15. (秋)[tɕhiəu¹] 腊肉 《四川方言词典》作“焮”^[1]，此字《玉篇》子了切，今音[tɕiao³]，变色的意思，音义不合。成都话指冬天熏制过年的腌肉，不说“熏”而说“(秋)”。此词还真与“秋”字有一点关系。“秋”字原有二体，一作“焮”，一作“穰”。“穰”，从禾，声符为“焮”。“焮”《说文解字》说解为“灼龟不兆也”，意为占卜时烧灼龟壳没有出现裂纹。这里只说

“爇”音 [tɕhiəu¹]（秋字声符，上古音幽部，中古音转入宵韵），意为用微火烧。与今成都话烟熏之 [tɕhiəu¹] 音义合，若为本字，则此词源远流长。《广韵》有“爇”字，火烧貌，自秋切，音 [tɕhiu²]，义近而声调不合，应为同源词。

16. (戳) [ts^ho²] 脱 成都话指某个有价值的东西毁掉了。例如：“这一摔下去，花瓶就 [ts^ho²] 脱了。”有人把字写作“蹉跎”，误。“蹉跎 [ts^huo¹ tuo²]”意为光阴虚度，音义皆不合。本字当为“出脱”，即报销了。“出”的字音需要解释：“出”成都话音 [ts^hu²]，为何这里音 [ts^ho²]？成都话语音有南路话底层^[4]，“出”入声字，南路话音 [ts^ho⁵]，老成都话音 [ts^ho²]，只是变了声调为阳平，今三瓦窑、石羊场等地操老成都话的人说“出去”，音 [ts^ho² teie⁴]。“出”字的老成都话音固定在“出 [ts^ho²] 脱”里面，形成一个保留旧音的特殊词。同理，“(戳)笨”、“(戳)拐”，本字应当是“出笨”、“出拐”。

17. 笨 (戳戳) [ts^ho² ~] 成都话指人笨手笨脚的。本字当为“笨拙拙”。“拙”字在老成都话中音 [ts^ho²]。例如：“这人手艺拙 [ts^ho²]。”“拙 [ts^ho²]”字的老成都话音固定在“笨拙拙”里面，也形成一个保留旧音的特殊词。

18. 地 (阵) 老成都话把地板叫“地阵”。《四川方言词典》作“地阵板”^[1]。本字当为“枕 [tsən⁴]”，与“阵”同音，即垫在地上的枕木，后来叫“地板”。“枕”《广韵》有去声一读，之任切，义为卧、垫。地枕，即垫在地上的木头。

19. 这个东西很 (孬) [phie⁴] 成都话 [phie⁴] 指物品质量差或人品德不好。人们把这个字写作“孬”，误，这只是同义替代的训读。“孬”音 [nao¹]，与 [p^hie⁴] 声、韵、调俱不同，

不会有音变关系，是两个不同的词，同义词替代写成了同一个字。成都话 [p^hie⁴] 本字当作“敝”，《广韵》毗祭切，去声祭韵并母，意为破烂、破旧，老成都话音 [p^hie⁴]，浊母仄声读送气，又见本文例 14。成语“敝帚自珍”，老成都话音“敝 [p^hie⁴] 帚自珍”。

20. 干（西儿）[ciər¹] 成都话指这个人很瘦。如果某物很不结实，也说“（西儿）”。例如：“这把椅子好（西儿）哦。”很长时间想不出这个本字。四川理工学院的杨锦芬老师告诉我，云南昆明西郊安宁地方，把事物薄弱叫做“枵薄”，保存古代汉语词“枵”。我才恍然大悟，成都话中的“（西儿）”，是“枵”字的儿化音。“枵”《广韵·宵韵》许娇切，《汉语大词典》：“枵 xiāo，丝缕纤维稀疏而轻薄。”引申为一切的轻薄。成都话和昆明地区话，都是西南官话，有此联系是合理的。“枵”字如此的文言味儿，很少有人写它，加以儿化音变，久而久之便不知是哪个字了。

21. 干（绍）[sau⁴] 成都话指干燥。例如：“这个地方通风、敞亮，还干（绍）。”这个本字就是“燥”。普通话读 [tsau⁴]，《广韵》“苏老切”，心母上声，不切合，可能是受“躁”字音的影响。成都话音来自《集韵》“燥，先到切”，心母去声，正切合音 [sau⁴]。

22.（爬/趴扑）[p^ha³ p^hu²] 成都话指摔倒在地。例如：“这娃儿绊了一个大（爬扑）。”本字当是“匍匐”。匍匐，上古音 [*baa *buwɣ]^[6]，中古音 [bo biuk]，普通话音 [p^hu² fu²]。根据语音演变的阶段来推定^[7]，“匍 [p^ha²]”就是“爬”的古字，韵还滞留在上古音阶段，浊声母平声变了阳平调送气音，北方方

言语音多如此，成都话为上声，可能是《广韵》失收上声一音；成都话“匍（扑）” $[p^h u^2]$ 字则有点不同，三等字屋韵字没有轻唇化，仄声字浊声母当不送气却变了送气音。成都话浊母仄声读送气，又见本文例14、19。至于韵尾失落、入归阳平则是西南官话的普遍规律。成都话摔倒又说“扑爬 $[p^h u^2 p^h a^2]$ ”，例如“扑爬（跟）斗儿”，这是“匍匍” $[p^h a^2 p^h u^2]$ 二字的颠倒。又把俯卧说成“扑 $[p^h u^2]$ ”，例如伏在桌子上说成“扑在桌子上”，这是“匍”字单用。

23.（哦呵） $[o^2 xo^1]$ 成都话感叹词，表示失望或坏了事。《四川方言词典》作“哦嗒”^[1]。此词与古代汉语感叹词“呜呼”有继承关系。“呜呼”从古到今语音演变的三阶段是：上古音 $[*a *xa]$ ^[6]，中古音 $[o xo]$ （平声），普通语音 $[u^1 xu^1]$ 。这是元音逐渐后高化的过程。成都话有 $[o^2 xo^1]$ 、 $[o^3 xo^4]$ 等音，成都话的这个词还滞留在中古汉语音阶段，只是声调随语调而变，不稳定。

24.（海地） $[xai^3 jiə]$ 成都话叹词（第二字轻声），表示多或好，意外地惊喜。本字可能为《史记》中著名的“伙颐”的继承。伙 huǒ，《说文解字·多部》：“伙，齐谓多为伙。”呼果切。颐 yí，《广韵》与之切。本指下巴，这里是语气词。《史记·陈涉世家》：“见殿屋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司马贞索隐：“服虔云：‘楚人谓多为伙。’按：又言‘颐’者，助声之辞也。谓涉为王，宫殿帷帐，庶物伙多，惊而伟之，故称伙颐也。”

伙（呼果切）颐，上古音 $*qhool? *lu$ ^[6]，中古音 huɑ; jiə，普通话 xuo³ i²。与成都话“海地” $[xai^3 jiə]$ 的意义相当，语音

滞留在大约相当于中古音阶段^[4]，伙颐 [huɑ: jia]，第一音节失去-u-介音，由于连下读产生韵尾-i，变成 [xai³ jia]。此外，这也是一个“楚语”的传承到湖广话的例子^[4]，参见例 11 “（拌）东西”。四川南路话中，这个词音“哈哏” [xa³ jie]（例如崇州话），第一个音节没有产生韵尾-i，相比之下语音更早。所以，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自来远矣^[5]。

本文前面 21 例方言本字考察，时间在唐宋，材料主要是《广韵》、《集韵》和同时的材料，方言考本字的方法趋于成熟，结果是可判断的。而后 3 例的方言本字探索，进入了上古时期。考察时代更久远的词汇来源，方法和材料都不同，涉及汉语上古音，变化更多，疑难也更多，应更加谨慎。

参考文献：

- [1] 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 四川方言词典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 [2] 李荣. 《广韵》的反切和今音//音韵存稿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3] 周及徐. 《广韵》等韵书中的成都话本字（一）//语言历史论丛 [M] 第二辑. 成都：巴蜀书社，2008.
- [4] 周及徐.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 [J]. 语言研究，2012（3）.
- [5] 周及徐. 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 [J]. 语言研究，2013（1）；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语言文字学，2013（5）.
- [6]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 [7] 潘悟云. 方言考本字“觅轨法” [J]. 方言，2015（4）.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成都 610068）

24 Examples of Original Characters of Colloquial Words in Chengdu Speech

Zhou Jix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lists the 24 colloquial words in Chengdu speech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Old Chinese and the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discovered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these words by comparison of the dialectal sounds i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differences.

Key words: Chengdu speech; original character; Modern Chinese pronunciation; Old Chinese pronunciation; historical comparison